

“返乡”之路在云边还是在心间？

电影《云边有个小卖部》热映暑期档引发讨论

■本报见习记者 孙彦扬

电影《云边有个小卖部》以近5亿元票房位居今年暑期档前列，同名书籍依旧畅销。有观众赞美电影治愈，怀念“那个会因这本书而哭的青春”；也有观众认为剧情松散悬浮。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虞晓认为：“现实主义的题材属性和‘不惹尘埃’的叙事笔触之间的抵牾，让这部电影成为一场返乡的‘童话’。”

无论在文学史还是影像史中，返乡寻求慰藉，这一冲动久有脉络。而当下“返乡”风正热，张嘉佳带着他的云边镇重新走进人们视野，在电影下沉市场和短视频平台频频发力，也由此引发讨论：“返乡”之路在云边还是在心间？

“电子云上故乡”之美，城乡叙事的模糊

刘十三的云边镇，成为网友的“电子云上故乡”，更是吸引众多旅人奔赴打卡地。原著中勾勒着这里的地图，“午后艳阳照进小卖部，院门半开”“从莺莺小卖部出发，经过理发店、澡堂、小白楼，再左拐，沿沿石板路走一段，电影院旁边就是罗老师租的房子”等，而电影更是对此地做了详尽展示。总制片人张宇介绍：“用半年时间走过中国很多村镇，最后选择在宁波奉化的西畎村拍摄。顺着山路向上走，就能看到我们盖的小卖部，同名电视剧也会在这里拍摄。”从天台俯瞰整个小镇，导演张嘉佳认为：“你能看到云，看到山，看到烟火人家，看到炊烟袅袅，这里是梦想和记忆相互重叠的地方。”

电影中有这样一幕：夜深人静的城市，刘十三回到出租屋中，门窗被一辆来自故乡的绿色火车突然冲破，强烈的思乡之情骤至，故乡也因地乡而更加真实。影评人张阅认为，这部电影至少“让喃喃自语的个体，看到了自己真实而平凡的镜像”。

然而，电影对于“家”的定义过于迫切，试图通过反复而直接的言说构筑“家”的概念，一如“你在哪儿，家就在哪儿”，可电影实际呈现的人物过往，并不足以佐证如此强烈的乡情，刘十三像是观察者，而非亲历者。

电影还借其他人物的直接点题乡情，女友牡丹曾问刘十三：“你这么喜欢这家店，是像你老家吗？”谈心术式的表达只是搭建出“家”的空壳。

豆瓣网友发问：“这部影片想探讨的故乡到底是什么？一个地方的独特性不能仅靠美景空镜堆砌。”虞晓认为，这部电影“没有构建出一个真实可信的‘故乡’”。云边镇既是刘十三的“故乡”，又是自然属性下的“乡村”。对很多人来说，城市与乡村，他与故乡，是两对相辅相成但并不重叠的概念。电影描绘的乡野之趣尽显故乡美意，但无法全然代表乡村，而城市与乡村的复杂性在电影中一并简化。其整体叙事似乎陷入城乡二元对立的泥沼——城市暗示成功，乡村意味失败，慕强又仇强、造神又



者。电影还借其他人物的直接点题乡情，女友牡丹曾问刘十三：“你这么喜欢这家店，是像你老家吗？”谈心术式的表达只是搭建出“家”的空壳。豆瓣网友发问：“这部影片想探讨的故乡到底是什么？一个地方的独特性不能仅靠美景空镜堆砌。”虞晓认为，这部电影“没有构建出一个真实可信的‘故乡’”。云边镇既是刘十三的“故乡”，又是自然属性下的“乡村”。对很多人来说，城市与乡村，他与故乡，是两对相辅相成但并不重叠的概念。电影描绘的乡野之趣尽显故乡美意，但无法全然代表乡村，而城市与乡村的复杂性在电影中一并简化。其整体叙事似乎陷入城乡二元对立的泥沼——城市暗示成功，乡村意味失败，慕强又仇强、造神又

毁神的气息迎面而来。影评人金字注意到影片结尾的“重头戏”，即外婆开三轮车将刘十三从城市接回，并不遥远的距离此前多少被夸大，而这样的乡情不免有些虚伪，或者说居高临下了。

难以言说的“真情意”，难以信服的“返乡”之路

返乡后，刘十三与程霜再次相遇，他们与外婆、流浪女孩球球临时组成了“一家四口”。小卖部天台上的躺椅，也从起初的两把，变作四把。“这都是程霜的功劳。”张嘉佳认为，“很多朋友可能会误会这是一部青春爱情片，其实这部作品承载了我对故乡和亲人很深沉的爱，她们也许没有跌宕起伏的命运，却可以教会一个人如何重新定义幸福。”

借着返乡，云边镇中人的多重情感关系也以群像的方式展开。诚然，没有完美的人，也没有完美的关系，但影片对于“真情意”的理解显然充满矛盾，刻意制造反差与距离，再消除它们。虞晓提示道：“这种创作方式导致的情感虚浮和结构混乱，让云边镇成了一锅难辨滋味的‘乱炖’。”例如不良少年牛大田追求清秀的银行职员秦小贞，尾随其上下班，放火烧掉自己的非法烟火仓库向其父母表忠心，多年后以“一无所有”呼应小贞的面部毁容，并笑着说“真酷”。如此种种，人们以伤害、损耗甚至牺牲的方式去爱，再加上被观众们笑称为“东一榔头西一棒槌”的电影剪辑方式，实在难以抵达“真情意”的内核。

北京电影学院教师冯梦瑶认为，“刘十三与小镇群像的关系是割裂的，他们并未深层介入到彼此的生活中，观众也难以跟刘十三一起完成心路历程的成长。我们需要明晰，返乡的真正价值是什么。”故乡可以是宝贵的、治愈的，但过多的“捆绑”近乎滥情。刘十三因思念去世的外婆而喊出“你要是不出来，我就再也不回来了”。殊不知，身体的切近固然要紧，但精神返乡在当下更为重要。返乡之后呢？如果刘十三不是为了打赢保险的赌注，不是为了空间上的重新出发，而是感受自我存在的意义，返归自在，这次“返乡”之路才更加值得。

7天11台文武并重戏码 史依弘为何如此“敢演”

■本报记者 王筱雨

“百练不如一演，我敢演就应该有人敢看。”梅派名家史依弘说道。今年是梅兰芳诞辰130周年、梅葆玖诞辰90周年，上海宛平剧院携手史依弘和上海京剧院多位优秀青年武生与花脸，以及来自天津京剧院、大连京剧院的名家，推出“依依向梅”专场系列演出。7月22日—28日，11台文武并重的戏码将连演7天，带给观众为期一周的京剧盛宴。日前，史依弘与王玺龙、陈麟、徐朝晖、赵宏运、徐朝晖率先在宛平剧院戏·聚空间与戏迷见面。

“连演7天需要旺盛的体力和精力，全本剧和折子戏的排列节奏非常讲究，会让观众有不同的观演体验。”系列演出中，不仅有梅派大戏《凤还巢》《霸王别姬》，史依弘的梅派开蒙戏《玉堂春》，还有许久未演的《宇宙锋》。此外，史依弘恢复了梅兰芳最早的吉祥社版本《游园惊梦》，还将与老搭档李军共同出演《汾河湾》。武戏则囊括了《四郎探母》《战冀州》《钟馗嫁妹》《八大锤》。

接到来自剧院的邀请，史依弘不是没有过犹豫。“我曾经会疑惑，当年老艺术家排完一出戏，一贴就是10场、20场，演出过半后出现观众越来越少的情况，是什么让他们坚持了下来。”但在连演19场《白蛇传》及《扈三娘与王英》与《杨门女将》后，史依弘有了切身的体会，“连续不停地演出，让我更能具体地找到需要改进的地方，更有针对性的调整也让我变得更加精彩。十几场磨砺下来，这出戏就拿住了”。

梨园有互相帮衬的传统。此次系列演出，史依弘特别邀请一众青年演员登台。王玺龙将与史依弘首度合作《霸王别姬》，饰演前半场的项羽；陈麟披挂武生传统戏《战冀州》；在今年春晚上有过精彩亮相的徐朝晖、徐朝晖俩兄弟将带来《四郎探母》；赵宏运扮演《八大锤》里的英姿少年陆文龙。七天的演出主打热热闹闹，如何搭配剧目也有不少学问。“我演旦角戏，前边是武生戏，又热闹，观众也爱看。”史依弘表示。《战冀州》与《宇宙锋》一动一静，《钟馗嫁妹》与《游园惊梦》则将组成一台“昆曲场”演出。

更值得一提的是，本次“依依向梅”专场系列将是一次集演出、互动、普及、推广于一体的戏曲盛会。宛平剧院“大宛集”美育品牌项目“戏曲梳妆台”将聚焦《四郎探母》中的“小孩大将”李元霸，观众们可以现场沉浸式体验京剧服饰、道具、妆造过程；“响排进行时”邀请戏迷走进演员排练场；“跟角儿来合拍”则能与史依弘和主演们一起云对唱。丰富的形式提升新老戏迷的体验感与参与感，带来更深入、全面的京剧体验。



梅派青衣史依弘(右)本月下旬将在宛平剧院连演7天，带来《凤还巢》《霸王别姬》在内的多台精彩演出。图为《凤还巢》剧照。(主办方供图)

“吉赛尔就是我，我天生如此”

芭蕾巨星奥希波娃首度亮相上海，《天生我狂》《趾尖》中国内地首演完美收官

■本报见习记者 孙彦扬

昨晚，英国皇家芭蕾舞团首席舞者娜塔莉亚·奥希波娃的独舞舞蹈剧场《趾尖》在上海大剧院收官。7月11日至14日，这名被誉为“21世纪芭蕾代言人”的舞者首度亮相上海，带来芭蕾精粹《天生我狂》与《趾尖》两套舞码的中国内地首演。

《趾尖》以双线交织的叙事线，将上世纪30年代芭蕾名伶奥丽嘉·斯帕丝维切娃的悲剧故事与编舞师梅丽尔·坦卡德自身的经历相融合，以对称的形式呈现喜剧元素与悲剧主题，是一部为饱受折磨的芭蕾舞者们所作的颂歌。奥丽嘉，这位对后世所有“吉赛尔”树立了近乎完美的标准的舞者，曾专门赴精神病院观察病人，而自己也从1934年澳洲巡演期间开始深陷精神崩溃的折磨，并在精神病院度过了23年的时光。梅丽尔认为，“我越是了解奥丽嘉的故事，就越痴迷于她，与我一起在芭蕾舞团工作的舞者，也在瘦身、控制饮食、腿部过度运动中感到疯狂，我要讲述的是芭蕾舞者的故事。”从1988年世博会到2019年重新编创，《趾尖》的接力棒从梅丽尔转到奥希波娃手中，梅丽尔说，“新版本中加入了奥希波娃少时的影像，以及睡觉时把腿绑在床柱上等生活细节。她在舞台上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脆弱一面，同时也有着惊人的力量 and 坚强。你知道的，从心灵流淌出来的东西最诚实。”

此前，钢琴家王羽佳在一次访谈中提到，“仔细想想，古典其实距离当代并不遥远”，而《趾尖》便是如此——多位女性舞者的演绎与传递，不断叠加的“自传”，芭蕾舞艺术的整体性与舞者丰盈的个人性得以共存。



娜塔莉亚·奥希波娃日前在沪带来芭蕾精粹《天生我狂》与《趾尖》两套舞码。图为《趾尖》剧照。(演出方供图)

此前，率先上演的《天生我狂》，以《吉赛尔》第二幕双人舞片段作为开场。梅丽尔认为，第一幕中含恨而死的少女鬼魂也变得更生动复杂。而吉赛尔作为奥希波娃最受欢迎的古典芭蕾角色之一，从21岁在莫斯科大剧院的首演至今，奥希波娃始终以一种非传统的方式来跳这出戏。我想我的老师会把我骂得狗血淋头，但我有一种内在的自信，源自我与角色之间的深厚感情，以及我平静且坚定地确信她本该如此”。奥希波

娃说：“《吉赛尔》的第二幕离我如此之近，好像我与生俱来的一部分，吉赛尔就是我，我天生如此。”此外，《天生我狂》还呈现了一系列精彩的现代舞作品，由奥希波娃与男友杰森·基特尔贝格共同编创的现代舞作品《灰烬》于中国内地首次演出，该作品受到表现主义画家爱德华·蒙克的画作《灰烬》启发，讲述了失去曾经珍视之物的失落感。此外，《遗留》《回到巴赫》《圣女贞德》《五首勃拉姆斯圆舞曲—邓肯风格》《擦肩而过》等

作品也由奥希波娃携手杰森·基特尔贝格、荷兰国家芭蕾舞团首席舞者乔治·波茨基什维利、舞者约瑟夫·库德拉等人共同演绎。舞者安娜认为，“我们在上海的舞台上得到了全部的释放”。

上海大剧院总经理张笑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，对于上海的演出市场和很多观众来讲，“芭蕾”是2024年上半年的观演热词，“奥希波娃和各位舞者上海演出特别定制的舞码，尤其让本地‘懂经’的舞迷品味到更丰富的舞蹈魅力”。

街区Disco为沉浸式演出“热力”升级

(上接第一版)在“驻场”演艺模式的这条路上，1862时尚艺术中心已探索了许久，相继推出过《深渊》《法医秦明》《孤独的食家之爱之匙》等多个演出项目。“1862时尚艺术中心坐落在船厂这处工业遗产改建的新空间中，本身就是一处景点。持续性的演艺内容与之相辅相成，互相助推。”李艳给出一组直观的数据——1862时尚艺术中心每年吸引近6万人次观众为例，每位观众的来到为周边的交通、餐饮、文化、娱乐机构带去人均约百元的消费；而每一场商业活动的举办，为周边商户带去供餐、住宿、交通等方面的平均消费超十万元，保守估计每年为周边区域带去千万元以上的经济辐射。

大剧场的仪式感和新空间的氛围感

“反转无限”“粉丝狂喜”“不得不冲”……去年底，《9号秘事》在上海大剧院五楼开启驻演。彼时，该剧的联合出品人、上海大剧院总经理张笑丁就表示，希望结合优质戏剧与开创性的演艺新空间，激发文旅消费新需求，同时进一步擦亮上海大剧院这张城市文化名片。作为英国同名剧集全球首个线下演出版本，《9号秘事》的评分始终维持在9.0以上，160场演出均上座率高达90%，俨然已是上海大剧院的又一“代表作”。

“没有哪个位子是最好的，就像人生一样有好有坏。”就像剧中的台词一样，《9号秘事》着重打造“物理空间上的沉浸感”。限定56个席位，衣柜、电话亭等可以观演之所。在“9号空间”，座位不再仅仅是座位，更代表着具有指向性的不同的视角，观众除了能完全沉浸于体验，也得以与故事本身实现思想感情的共振。

与上海大剧院一样寻求多元化“突围”的专业剧场还有FANCL艺术中心·艺海剧院。上周起，开心麻花招牌喜剧之一《窗前不止明月光》在艺海首发环境式剧场版本，并将连演半个月。《窗前不止明月光》改编自奥列弗最佳喜剧奖、喜剧大师雷库尼结构喜剧的巅峰之作《Out of Order》，观众可以

以更近的距离，为这个“大型谎言连环套”捧腹。

刚过去的周末，《疯狂理发店》在瑞虹天地月亮湾迎来第800场演出。如今，市民和游客在商场逛街“偶遇”开心麻花已经不是一件新鲜事。北外滩来福士广场、五角场合生汇……开心麻花一众演艺新空间在这些商业综合体落地并长期驻演，致力于把戏剧融入日常生活。从开心麻花统计的数据可以看到，18-35岁的“时髦玩家”是演艺新空间的主要消费人群，他们爱玩爱新潮，愿意为体验付费。上海开心麻花总经理费溢谈到，希望将新空间打造成“一个不经意便走进的文化娱乐空间”。如今，观众看戏可以正襟危坐，也可以戴上五颜六色的假发片和演员“抬杠”。

街头、小剧场、新空间，这些场域自带的氛围感，正与大剧场的仪式感，共同构筑起申城演艺的多维景观。

上海品牌助力兰考民族乐器产业升级

本报讯(记者卫中)近日，上海民族乐器一厂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上海民乐一厂”)位于河南兰考的新厂区正式投产，标志着“敦煌”乐器品牌发展迈入新阶段。新厂区的投产不仅为兰考县带来了经济活力，助力兰考民族乐器产业迈向更高发展阶段，也为中国民族乐器制造业的蓬勃发展种下无限希望与未来。

据了解，新厂区占地面积达50余亩，配备先进的自动化生产线，包括琵琶、扬琴、阮咸等民族乐器的生产。作为上海民乐一厂全资子公司河南韶乐乐器有限公司的新基地，新厂区以行业自动化、智能化、绿色化为发展导向，通过数字化技术的应用，优化生产过程，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品质，满足消费者个性化、多元化需求。

日前举行的投产仪式上，上海民乐一厂与中国音乐学院、兰考技师学院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，旨在促进音乐学院与乐器制造企业之间的人才培养、资源共享、社会服务与科技创新，共同推动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。此外，上海民乐一厂与兰考技师学院达成合作意向，将共同建设技能人才培养基地，为社会、行业、企业培养更多高素质、高技能的应用型人才。

有专家认为，上海民乐一厂在兰考新厂区的投产，彰显了产业发展的深度、区域经济发展的维度。新厂不仅提升了工业自动化水平，推动了企业转型升级，更通过自主研发与联合研发，引入了五轴加工中心、数控加工中心、吉普自动喷漆机械手等先进生产设备，以及催化燃烧处理器、除尘系统等环保设备，有效提升了新厂区的环保等级，降低了劳动强度，提高了生产率，控制了产品质量。

为了更好地传承、弘扬、发展中国民族乐器文化和音乐文化，上海民乐一厂在新厂区内特别设立了国乐艺术馆。艺术馆集展示、演艺、研学、教育于一体，以艺术美育赋能人文精神建设，致力于成为地标性的国乐文化传播基地。艺术馆展出了近200款代表当代高工艺、高技术、高水准的民族乐器，让参观者在文明交流互鉴中感触“美美与共”的多彩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上海民乐一厂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，不仅在兰考县投资建厂，更带来了上海民族乐器制作技艺，为兰考民族乐器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和技术基础。上海民乐一厂负责人表示，这次合作对促进双方优势资源联合互补、共同释放产业合作机遇、助力推动豫豫两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都具有重要意义。新厂房的投产运营，引入了更加多元的产品品类，将进一步助力兰考“中国民族乐器之乡”建设，让非遗技术传承长效深入推进，让上海民族乐器制作技艺助力兰考乡村振兴走上新台阶。